

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
易海舟 译

Nobel prize in
literature
Hermann Hesse

Narziss
und
Goldmund

精神与爱欲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目录 Contents

1. [扉页](#)
2. [第一章](#)
3. [第二章](#)
4. [第三章](#)
5. [第四章](#)
6. [第五章](#)
7. [第六章](#)
8. [第七章](#)
9. [第八章](#)
10. [第九章](#)
11. [第十章](#)
12. [第十一章](#)
13. [第十二章](#)
14. [第十三章](#)
15. [第十四章](#)
16. [第十五章](#)
17. [第十六章](#)
18. [第十七章](#)
19. [第十八章](#)
20. [第十九章](#)
21. [第二十章](#)
22. [黑塞年表](#)

扉页

Nobel prize in
literature
Hermann Hesse

[德]
赫尔曼·黑塞
著

易海舟
译

Narziss
und
Goldmund

精神与爱欲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精神与爱欲 / （德）赫尔曼·黑塞著；易海舟译. — 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21.4

ISBN 978-7-5411-5981-7

I . ①精… II . ①赫… ②易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 . ①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062559号

JINGSHEN YU AIYU

精神与爱欲

〔德〕 赫尔曼·黑塞 著

易海舟 译

出品人 张庆宁

责任编辑 邓敏

装帧设计 付禹霖

责任校对 汪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（成都市槐树街2号）

网址 www.scwys.com

电话 028-86259287（发行部）028-86259303（编辑部）

传真 028-86259306

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27mm×184mm

开本 32开

印张 10.5

印数 1-7000

字数 210千

版次 2021年4月第一版

印次 2021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11-5981-7

定价 5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果麦文化 出品

第一章

玛利亚布隆修道院的大门口，双柱支撑的石拱门前，一棵栗树矗立在大路边。多年前，一位罗马朝圣者带回了这位气质高贵、根干粗壮的南国孤子。它的圆形树冠在大路上方舒展，在风中畅快呼吸。每个春天，当周围植物都绿意盎然，连院里的核桃树都吐出淡红色嫩叶了，唯有这棵栗树还在等待抽芽。一直要等到夜晚最短的夏日，奇异的花朵才从它的小叶簇中开出，泛着淡青色的微光，散发着辛涩的闷香。及至十月，待水果与葡萄都收获完毕，它才允许秋风从它发黄的树冠中摇落带刺的栗子。这种栗子并非每年都会熟，难得成熟的时候，修院里的男孩们会为之争打，来自南欧的副院长会用卧房的壁炉烤食。这棵佳木任它的树冠在院门前的上空摇曳，呈现一种独特的风情，宛如一位细腻而敏感的异乡客。它与大门上修长的石英对柱，与拱窗上的石雕花饰、脚线与立柱之间，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亲缘——它们一样受到南欧人的喜爱，一样被本地人当作陌生者打量。

一届届学生从这棵异国佳木下走过；他们胳膊下夹着写字板，谈笑着、嬉闹着、争辩着，随着季节变换，时而光着脚，时而穿着鞋，时而嘴中叼着花朵，时而齿间咬着坚果，时而手上拿着雪球。总有新生到来，没过几年便换了新的容颜。这些容颜相似、金发卷曲的少年，有些就留了下来，成为见习修士、修士，削去头发，穿上修士袍，系上麻绳，做学问，教学生，然后老去，终此一生；而另一些，则在毕业后由父母接回家，回到骑士城堡，回到商人或匠人的宅子里，走向人间，经历尘世的五光十色。他们成家立业后，或许也会回一次修院，把小儿子带给神父做学生。他们会满怀感慨地看一会儿栗树，微微笑着，再次陶然忘我。

在修院的一间间小屋和大厅里，在厚重的圆拱窗和笔直的红石对柱间，人们生活、教学、钻研、管理、统治，从事各式各样的艺术与

学术活动，并将它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无论虔诚的或世俗的、光明的或黑暗的。

修士们也编纂书籍，创造体系，搜集古人著作，临摹名画真迹，培养民众信仰，嘲笑民众信仰。在这里，博学与虔诚，单纯与狡黠，基督智慧与希腊智慧，白魔法与黑魔法，一切都有生长的空间；此处适宜隐居苦修，也适宜结伴享福——哪一种占主导、占上风，要取决于当届院长与当下潮流。修院名气不小，访客不断，有时是因为它的驱魔师与辨鬼师，有时是因为它的超凡音乐，有时是因为某个会治病的神父，有时是因为梭子鱼汤与鹿肝馅饼。总之，每个时期都有一个由头。

在这众多的修士与学生中，在这些虔诚或冷淡、清癯或肥胖的人中，在这些生于此也死于此的人中，总有那么一两特殊人物被所有人爱戴、敬畏。他们是那么卓尔不群，在众人口中久久传颂，即使他们的同辈们早已被人遗忘。

现在玛利亚布隆修道院里也有两位出类拔萃的人物：一位老者和一位青年。寝室、教堂和课室里充斥着各种面孔，而这两位可算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敬。老者是院长达尼埃尔，青年则是一位名叫纳尔齐斯的学生。其实纳尔齐斯是不久前才当上见习修士的，但由于天资出众——特别是在希腊文方面，已被破格任命为教师。这位院长和这位见习修士在院内都颇有影响力，承受着人们的关注和好奇、钦佩和羡慕，同时也遭人暗地中伤。

为人纯良谦和的院长被大部分人喜爱，他从不树敌。只不过有些修院学者在爱戴他的同时，对他还怀有一丝居高临下的轻视：达尼埃尔院长虽可算作圣人，却并非一位学者；他的确拥有纯良的智慧，可他的拉丁文却不怎么样，希腊文更是一窍不通。

这几人不时嘲笑院长学识浅薄，于是也更加佩服纳尔齐斯：这个神童，这个美少年，说着优雅的希腊文，举止彬彬有礼、无懈可击；他有着思想者沉静深邃的眼神，有着线条优美、精致如画的薄唇。他的希腊文很优秀，因此学者们都喜爱他；他是如此高贵文雅，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喜爱他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迷恋他。仅有几个人看不惯他这副沉静自持、有礼有节的模样。

院长与见习修士，两人皆以自己的方式肩负起卓越者的命运，引领众人，承担责任。相较于修院中其余的人，两人都觉得彼此更亲近，更加相互吸引，可惜他们却无法凑到一起，无法向对方展露温情。院长小心翼翼地关怀这个年轻人，如同关怀一株珍奇而脆弱的幼苗，关怀一个也许太早熟并身处危险的幼弟。年轻人也欣然接纳院长给予的一切指令、建议、夸赞，从不反驳，从无不快。照院长的评价，他的唯一缺点就是高傲，倘若确实如此，他也不知道如何巧妙地隐藏这个缺点。他无懈可击，比所有人都优秀，身边却很少有真正的朋友——围绕他的除了学者，就只有冷空气一般的高贵精神。

一次告解后，院长对他说：“纳尔齐斯，我承认我对你的批评失之过严。我总认为你太高傲，这对你可能不公平。你很孤单，年轻的兄弟啊，你是寂寞的，你有崇拜者，却没有朋友。我多希望能时不时找个借口责备你一下，可惜找不到；我多希望你能像同龄的小伙子一样捣捣蛋，可你从不这样。有时候我有点担心你，纳尔齐斯。”

年轻人抬起深邃的双眼望向老者：“仁慈的父啊，我多希望，您不必为我担心。也许我真的是个傲慢的人，仁慈的父。请您为此责罚我。其实有时候，我也想责罚自己。送我去苦修室吧，或是让我干些低贱的活。”

“你还太年轻，不适合干杂活或苦修，亲爱的兄弟，”院长说道，“再说，你的语言和思维能力都很出色，我的孩子，让你去干低贱的杂活，岂不是辜负了神的美意。你会成为一名教师和学者的，你自己难道不想吗？”

“请原谅我，父啊，我没那么了解自己的愿望。我当然会一直喜爱学术，不然呢？但我并不认为学术会是我唯一的领域。也许决定一个人天命与使命的并不总是愿望，而是别的什么，冥冥之中的什么。”

神父认真听他说话，神色变得严肃。神父说：“以我对人的了解来说，我们，特别是年轻时的我们，总爱将神的意志与自我的愿望混为一谈。既然你认为自己已了解天命，那么告诉我，你的天命是什么？”此时，他那张苍老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微笑。

纳尔齐斯眯起眼睛，深眸隐藏在又黑又长的睫毛下。他沉默了。

“说吧，我的孩子。”院长等了半天才催促。纳尔齐斯于是垂着眼，轻声说道：“仁慈的父啊，我想我明白的是，首先，我注定要在修院度过一生。我相信我会成为修士，成为教士，成为副院长，也许还会成为院长。我这么相信，并非出于愿望。虽然我并不想要这些职位，但他们无论如何，还是会加到我头上。”

两人都沉默良久。

“你怎会这样相信？”老者犹豫地问，“除了博学以外，是你身上的哪个特质，让你说出这样的信念？”

“是这样一种特质，”纳尔齐斯缓缓地说，“我对人的秉性与天赋有种感知力，不仅仅对自己有，对他人也有。这个特质迫使我用领导他人的方式去服务他人。如果这辈子我不是注定在修院度过，我也会成为一名法官或政治家。”

“有可能，”院长点点头，“你可有在实践中验证过，你这种看懂一个人和他命运的能力？”

“我验证过。”

“你愿意告诉我一个例子吗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“好，我不愿在兄弟们不知情的状况下打探他们的秘密，所以，或许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对我，你的院长达尼埃尔有什么样的解读。”

纳尔齐斯抬起眼睑，看进院长眼睛里。

“这是您的命令吗，仁慈的父？”

“是我的命令。”

“我觉得难以开口，神父。”

“我也觉得不好逼你开口，年轻的兄弟。但我还是得这么做。说吧！”

纳尔齐斯低下头，轻声说：“关于您我知道得不多，尊敬的父。我知道您是一位神的仆人，宁可去放羊，宁愿在一个隐修院敲钟，宁愿聆听农民的告解，也不愿掌管一座大修院。我知道您特别热爱圣母，最常向她祈祷。有时您向她祈祷，愿希腊学和这院里的其他学问别侵扰你弟子们的灵魂；有时您向她祈祷，愿自己别失去对格雷戈尔副院长的耐心；有时您向她祈祷，求一个善终——会的，我相信，您会得到善终。”

院长的小接待室里寂静无声。老者终于说话了。

“你是一位狂热的幻想家，有很多灵视^[1]。”白发老者和善地说，“不过，虔诚与良善的灵视也是会骗人的；不要依赖它们，我也不依赖它们——你能看到吗？幻想家兄弟，你能看穿我心里的想法吗？”

“我能看到，神父，您是出于好心。您在想：‘这个年轻学生已经受到一些危害了，他有了灵视，或许是做了太多冥想的缘故。也许应该责罚他一下，对他没坏处。但我责罚他的同时，也该责罚自己。’这就是您刚才想的。”

院长起身，微微笑着，对这个见习修士做了个告别的手势。

“挺好的，”他说，“别太把这些灵视当回事，年轻的兄弟；除了灵视，神还要我们做些别的事情。你看，你预言一位老者将得善终，取悦了他。我们就当这位老人在听到这个预言时，有那么一瞬的欣喜。这就够了。明早弥撒之后，你做一次玫瑰念珠祷告，你要恭恭敬敬、全心全意地祷告，不可敷衍了事，而我也会做同样的事。走吧，纳尔齐斯，我们说得够多了。”

另一次，最年轻的那位任教神父与纳尔齐斯产生了分歧，是关于教学计划的某个问题，院长不得不出面调解。纳尔齐斯勉力推行课堂教学改革，也列举出种种有说服力的理由，但洛伦茨神父出于某种嫉妒心理不肯接受。每回讨论过后，他们之间都会出现好几天别扭的沉默，直到纳尔齐斯再度觉得自己有理，再度提起此事。最后，洛伦茨神父有点受伤地说：“好吧，让我们来结束这场争论吧。你知道，决定权在我手上，不在你手上，你不是我的同事，只是跟随我的助手。但既然这件事在你看来如此重要，既然我的才学不如你，我就不擅自决定了，虽然我的职位比你高；我们把这件事交由院长裁决吧。”

他们这么做了。达尼埃尔院长耐心而友好地听取两位学者对文法教学的不同看法。两位详细阐述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，老人和蔼地看着他们，轻轻摇晃一头白发，说：“亲爱的兄弟们，也许你们不相信，在这件事上，我懂的并不比你们多。纳尔齐斯如此心系教学，努力改进教学计划，这很值得赞赏。可既然他的上级持不同意见，他就必须沉默地服从，因为所有教学上的改进，都不能扰乱修院中的秩序与服从精神。所以我要批评纳尔齐斯不懂退让。你们这两位青年学者啊，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冒犯比自己愚蠢的上司，这是克服傲慢的最佳办法。”院长以一个这样的善意玩笑将两人打发走了。但他不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留意观察，看两位教员是否重归于好。

在这个修院来来去去的新面孔中，曾出现过一个人难以忽略和忘怀的面孔。那是一位少年，他父亲早就为他报了名，他却直到今年的某个春日才进院上学。父亲领着少年来了，他们把马拴在栗树上，门房从大门口迎出来。

少年仰望这棵还秃着的树。“一棵这样的树，”他说，“我还从未见过。这真是棵美丽奇特的树！我好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”

他的父亲是位上了年纪的绅士，有张忧愁的、皱巴巴的脸，他不在乎儿子说的话。门房倒是一眼就喜欢上了少年，将树的名称告诉他。少年友好地谢过门房，向他伸出手说：“我叫歌尔德蒙，是来这儿上学的。”门房也友好地朝他微笑，然后领着两位客人穿过大门，走上宽阔的石阶。歌尔德蒙就这样毫不迟疑地走进了修院，感觉来到这里已碰上两个值得结交的朋友：栗树与门房。

两位客人先是由校长神父接待，傍晚时又由院长亲自接待。身为帝国官员的父亲依次向两位介绍了他的儿子歌尔德蒙。修院的人也邀请这位父亲在院中小住一阵，但他只打算行使一夜的住客权，并解释说次日必须赶回家中。自己的两匹马他打算留下一匹赠给修院，对方也欣然接受。他与几位神职人员的谈话是客套而冷淡的，但无论院长还是校长，都喜滋滋地看着站在一旁恭敬沉默的歌尔德蒙——这位俊秀文弱的少年立刻赢得了他们的好感。次日，少年的父亲动身离去，修院的人也不挽留，只是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他的儿子。歌尔德蒙被介绍给老师们，并分得一个学生寝室的床位。他毕恭毕敬、神情忧伤地站在门口目送父亲骑马远去，直至那个身影穿过谷仓和磨坊间狭窄的外院拱门，彻底消失不见。他转过身，金色的长睫毛上挂着泪，门房迎了上来，爱抚地拍了拍他的肩。

“小少爷，”他宽慰道，“你不必难过，大多数人一开始都会有点想家，想念父母和兄弟姐妹。但你很快就会发现，这儿的生活也不赖。”

“谢谢，门房大哥，”少年说，“我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母亲，我只有一个父亲。”

“那来这儿就对了，你可以找到同伴，搞学问，学音乐，还有各种新奇好玩的东西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，只管来找我好了。”

歌尔德蒙微笑地看着他：“哦，我很感谢您，如果您愿意帮我个忙的话，就请快带我去看看马吧，我父亲留下的那匹。我想跟它打个招呼，看看它是否也过得好。”

门房立刻领他到谷仓的马厩中。此处空气温热，光线幽暗，弥漫着马匹、粪便和大麦的气味。歌尔德蒙在一个隔栏后找到了驮他来修院的那匹棕马。马儿也认出了他，朝他伸过脑袋，少年用双手搂住马脖子，把脸贴在他带白斑的宽阔前额上，动情地抚摸它，朝它轻声耳语：“你好哇，布莱斯，我的小马驹，我的小乖乖，你过得好不好？你还喜欢我吗？你也有吃的吗？你也想家吗？布莱斯，小马驹，我的小伙伴，你也留下来真是太好了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”他从袖口拿出一块早餐时省下的面包，把它掰碎了，喂给马儿吃。随后，他告别布莱斯，跟着门房穿过院子。这院子大得像一个市集广场，部分区域还长着椴树。他在里院大门旁向门房伸出手来道谢，突然想起自己不记得怎么去教室了，路线是前一日别人才告诉过他的。他笑了笑，红着脸求门房带他去教室，门房也乐呵呵地带他去了。他走进教室，只见长条板凳上已坐着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少年，助教纳尔齐斯向他转过脸来。

“我是歌尔德蒙，”他说，“那个新来的学生。”

纳尔齐斯短促地向他打了个招呼，脸上毫无笑容。他指指后排条凳上的一处空位，示意歌尔德蒙坐下，便又继续讲起课来。

歌尔德蒙坐下了，惊觉这个老师居然这么年轻，比自己都大不了几岁，而且，他还如此英俊、文雅、庄重，如此可爱迷人，令人万分惊喜。歌尔德蒙心想，门房待他和气，院长待他友善，布莱斯安抚他

的乡愁，现在，又遇到这位年轻得惊人的老师，严肃得像一位学者，高贵得像一位王子，还有这般沉着、冷静、中肯、动人的嗓音！他没能立刻听懂他讲的话，却满怀感激地聆听着，心情舒畅起来。他觉得自己来到一群善良可爱的人中间，已打定主意要爱他们，和他们做朋友。今早在床上醒来时他还是难过的，旅途的疲惫仍未消散，送别父亲时还忍不住哭了。现在好了，安心了。他一直盯着这位年轻教师看，久久地欣赏他：他的身材修长挺拔，眼睛发亮，紧致的双唇清晰有力地吐出每个音节，嗓音轻快，不知疲倦。

不过，当这节课结束，学生们都吵嚷着从座位上站起时，歌尔德蒙却猛然惊醒了。他羞愧地发现，自己竟然睡着了一会儿。而且不只他自己发现了，邻座的几位同学也看见了，他们交头接耳，传递这个消息。年轻教师一离开教室，男生们就围住歌尔德蒙，对他又是拽又是推。

“睡够了？”其中一位怪笑着问。

“好学生！”另一位嘲讽，“他将来肯定会成为教堂之光的。这第一堂课就进入冥想了！”

“把他抬床上去吧。”一人建议，众人便七手八脚抓住他的胳膊和腿，哄笑着要把他抬走。

歌尔德蒙被吓得由惊转怒，他手脚乱蹬，奋力挣扎，结果挨了一顿揍，最后被丢了下來，有个家伙还紧紧抓着他的脚。他狠狠踹开这个家伙，又扑向离他最近的那位，迅速与他展开激烈的搏斗。他的对手是个强壮的小子，众人都兴奋地观看这场打斗。歌尔德蒙不但未落下风，还结结实实打了壮小子几拳，这下他已赢得了几位同学的友谊，尽管还不知他们姓甚名谁。突然，所有人都飞跑开去。他们刚跑没影，校长马丁神父就进来了。神父站在这个独自留下的男孩面前，惊讶地打量他，只见他鼻青脸肿，面色通红，一双蓝眼睛露出窘迫的神色。

“这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神父问，“你就是歌尔德蒙吧？那些小混蛋是不是欺负你了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”男孩说，“因为我已经跟他们算过账了。”

“和谁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还谁都不认识。有个人和我打了一架。”

“这样？是他先动手的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不，我想，是我自己先动手的。他们捉弄我，把我惹毛了。”

“好吧，你先动手是对的，我的孩子。不过你要记住：你要是再在教室里打架，是会受处罚的。现在去吃晚祷面包吧，去吧！”

歌尔德蒙害羞地跑开了，神父笑吟吟地看着他，见他边跑还边用手指梳理着蓬乱的金发。

歌尔德蒙自认为，在修院生涯中干的第一件事就不太光彩，也很傻。他满心懊恼地来到放着晚祷面包的餐桌旁，找到了他的那帮同学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同学们都对他刮目相看，友好地接纳了他。于是他也颇有骑士风度地与对手言和，感觉从这一刻起，他正式成为了小圈子的一员。

[\[1\]](#)Vision，灵视是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词汇。

第二章

如今歌尔德蒙有了不错的人缘，却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。他没有找到特别亲近投缘的同学。同学们也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这个打架生猛的家伙并非他们所期待的迷人霸王，而是个文静书生，看样子还想争取当上模范生呢。

歌尔德蒙感觉自己的心被修院中的两个人吸引，他喜欢他们，记挂他们，对他们怀有钦羡、爱戴与敬畏；他们就是院长达尼埃尔和助教纳尔齐斯。歌尔德蒙愿将院长视为圣人，被他的种种优点强烈吸引：他心地纯良，清澈的眼神充满关爱，他把发布命令和行使管理当成谦卑的服务，举止温良沉静。少年恨不得给这位虔诚的长者当贴身仆人，一直听从他，侍奉他，将一切少年人对虔诚与奉献的渴望作为长久的祭品供上，并从他那里习得一种纯洁、高贵、神圣的生活。因为歌尔德蒙已打定主意，不仅完成修院的学业，还要在修院一直待下去，将此生奉献给上帝；这是他的意愿，也是他父亲的期望及安排，更是上帝的决定和要求。似乎没人能看出，这个俊俏闪光的少年，身上背着一个重负，一个出身的重负，一个赎罪与牺牲的秘密使命。连院长也没看出来，尽管歌尔德蒙的父亲给过院长一些暗示，且明确流露出愿望，想让儿子终生待在修院。似乎歌尔德蒙的出生与某个耻辱的污点相连，似乎有什么被隐瞒的丑事需要赎罪。可惜院长不太喜欢这位父亲，仅以礼貌的冷淡回应他那副装腔作势的派头，压根没把他的暗示当回事。

不过歌尔德蒙爱戴的另一个人，洞察力可要敏锐多了，也预料到了更多，但他什么也不说。纳尔齐斯清楚地注意到，一只特别可爱的金色小鸟飞到了自己身边。曲高和寡的纳尔齐斯，立刻在歌尔德蒙身上看到一种共性，尽管对方似乎处处与自己相反：纳尔齐斯是深沉、清瘦的，歌尔德蒙却那么明亮、饱满；纳尔齐斯是一位思想家与剖析者，歌尔德蒙却是一位梦想家和童心赤子。然而，这两个极端却碰撞